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十回 晉陽城來斯納款

話說稽德見俞魁變化多端，且驚且怒，念動真言，只見紅日無光，飛砂走石，半空中有十萬天兵殺將下來，真個好利害。但見：

森森劍戟從空下，閃閃旌旗雲內來，對面無從辨黑白，耳中天鼓卻如雷。

俞魁正待揚威耀武，前來決戰，忽然見天兵殺將下來，一時慌了，化一道紅光，正要逃走，卻被一員金甲神將，隨後趕上，一把捉住，擲於地下。石家軍士見天上跌下俞魁來，大家一聲喊，上前捉住，頓時綁了，獻於有光。有光見擒了俞魁，不勝大喜，忙退了天將，傳下號令：俞家軍將如肯納降者，當仍舊聽用，不許妄殺一人。那些奇形怪狀之人聽了此話，歡喜無限，都情願歸降。有光便安慰了一番，竟帶著俞魁回歸大寨。

石珠等接見。知有光已擒了俞魁，心下甚喜，有光又將交戰的事說了一遍。石珠叫後營放出俞仲、俞季，帶過俞魁，一齊跪於階下，問道：「我自攻取晉陽，與汝等何干，卻來相助？今日被擒，有何話說！」俞魁看著俞仲、俞季，默然不語。到是俞仲說道：「小將一時不識元帥等法力，被來督府所愚，以至得罪元帥。今既被擒，若蒙元帥不殺之恩，當為前驅，以功贖罪。」石珠聽說，顧左右道：「他的話可聽麼？」劉元海道：「王者之師替天行道，誅逆賞順，理當招納。他既願降，縱有他意，料想逃不得我等法力，元帥可聽其降。」石珠依言，便請入營，令其坐下。一面叫設席賀功，便封俞魁為步軍大總管，俞仲、俞季為步軍左右副總管，充正副先鋒，便仍領俞家軍。三人各拜謝領命，另自安營下寨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那來斯見了稽德斑斕猛虎，不戰而敗，奔入城中，將城門緊閉，城上備設強弓硬弩，以備緊守，一心只望俞家軍到來，殺退石珠，恢復並州。及聞得俞仲、俞季屢屢與有光交戰，卻被所擒，心下著實慌忙。這日有人報說，石家軍又捉了俞魁，俞家三人都歸了石珠，心下悶悶不樂，聚集諸將定計。忽石家兵馬如潮湧而來，逼城下寨，四面攻城，甚是緊急。來斯見說，心下驚忙，便問眾將有何計策，可退石兵？費廉道：「石珠逼城下寨，明欺我城中兵微將寡，若不殺他一陣，便謂我等無人。小將雖不才，願提兵出城，決一勝負。」來斯依言，便與兵五千，出城迎敵。石家陣上崔賓佐看見，忙舞鋼鞭相迎，戰上四十餘合，崔賓佐敗陣而走。費廉不知是計，緊緊追趕。崔賓佐見他來得較近，扭回身軀，提起竹節鋼鞭，一鞭打來，費廉閃避不及，打中肩膊，哎喲一聲，撥轉馬頭，伏鞍而走，逃入城中，閉門不出。

那來斯見費廉戰敗，正無計可施，只見副將杜茂與驍騎將軍岑連，挺身而出道：「主將不須煩惱，待小將二人出陣，一定要擒石珠，為費將軍報仇。」來斯大喜，與兵五千出城。這裡前軍將軍桐凌霄看見，拍動駭雞犀，提了大刀直衝過來，力敵二人，戰上十餘合，桐凌霄提起大刀，一刀砍來，將杜茂砍於馬下。有詩為證：

拍馬出城頭，忠心為主謀。可憐刀暫起，血染恨前秋。

岑連見砍死杜茂，不勝大怒，使起長槍，直刺過來，又戰上三十餘合。桐凌霄殺得性起，大喊一聲，一刀砍來，岑連將身一閃，撥馬便走。桐凌霄隨後大喊：「岑連慢走，我來捉你了！」岑連聽說，不敢入城，繞城而走。桐凌霄也繞城追來，不提防城上飛下一片石來，正打著桐凌霄臂上。凌霄吃了一驚，只得負痛撥馬而回。城內卻衝出右營將軍周電光，截住桐凌霄大殺一陣，凌霄不敢戀戰，只得大敗而走，恰好鎮軍大將劉宣拍馬而來，接應凌霄回寨。只一陣，凌霄雖殺了杜茂，卻也損軍二百餘人。石珠大怒，傳令諸將分兵攻打各門，務期刻日取勝。一連攻了十餘日，卻是晉陽城池堅固，糧草有餘，急切未能攻下，反被城上滾木、炮矢打將下來，傷了無數軍士。石珠無計可施，傳令退兵緩攻，離城二里下寨，與諸將商量破敵之法不題。

且說那來斯見石家兵馬退去。對諸將說道：「石珠雖然退去，不久便來，大家須商量個妙策，可保無虞。不知你等有何高議？」周電光道：「石珠兵馬也只平常，不過未逢敵手耳！今攻城十餘日，損傷士馬甚多，軍中必有懈志，故此遠退。元帥如肯以精兵五百見與，待小將今夜去劫他營寨，必獲大勝。」來斯聽說，喜道：「將軍果能為朝廷建立大功，乃下官之幸也。」即分精兵五百，付於周電光，又令岑連引兵五百為後應。

二人得令，結束飽餐，等至三更時分，周電光引了五百精兵，人銜枚，馬摘鈴，悄悄的開了城門，竟望石珠寨前而來。其時正是三月下旬，月光昏暗，周電光到了營前，只見寨門緊閉，靜悄悄的，並無動靜。電光暗喜中計，點起連珠大炮，一聲喊，大刀闊斧砍開寨門，直殺入營。只見裡邊並無一些人馬，卻是一個空營，周電光驚疑不定，連忙叫：「後軍且退，莫非其中有計？」說聲未畢，只聽得左營外一聲炮響，撞出鎮軍大將軍劉宣，右營外一聲炮響，撞出車騎大將軍齊萬年，台兵殺來，大叫道：「周電光，你要來劫我營寨，早已被吾侯軍師算定，已是等待多時，果然不出所料。」電光聽說，不敢交戰，催兵逃走。後面劉宣、齊萬年緊緊殺來，黑夜裡交兵不辨皂白，逢人便殺，被齊萬年一刀砍來，恰好砍著周電光馬首，跌下地來，被亂軍踏為肉泥。正是：

劫營未遂身先死，半夜孤魂泣路旁。

前面岑連聽得喊聲大振，知是周電光交兵，連忙引兵來接應。火光中不見了周電光，只見劉宣、齊萬年奮勇殺來，岑連只得接住廝殺。正戰間，又聽得一聲炮響，冠軍大將軍姚仲弋，從岑連背後殺來，手起一刀，將岑連砍於馬下，千餘晉兵殺得盡情，沒一個得逃脫者，有詩為證：

半夜交兵事可憐，周岑先後喪黃泉。

從徵軍士能留幾，應敵將國智略全。

長平會見秦人喜，赤壁何曾漢業顛。

自此晉陽無戰士，降書指日到營前。

其時已是天明，劉宣、姚仲弋、齊萬年合兵一處，計點將士，不損一人，大家歡喜不盡，一同入營來見石珠請功。石珠見說殺了來斯二將，重賞了三人，說道：「只一陣殺了他兩員大將，一千雄兵，城中必然虛弱，若引大軍攻城，自然不戰而潰矣！」即日拔寨前進，競來圍城。

那來斯打聽得周岑二將引軍劫寨，全軍俱沒，正在頓足大怒，忽聽得石珠又來圍城，回顧左右諸將，並無勇敢應敵者，只得自己去親身披掛上馬，要出城迎敵。幸而旁邊轉出參軍徐居古說道：「元帥且自慢出，下官有片言相告，可免一城生靈之難，不識元帥可聽從否？」來斯道：「參軍有何話說，便從直說來不妨。」徐居古道：「下官看石家兵馬勢甚浩大，雖合晉陽之兵與之相爭，彼皆智謀道術之士，我軍難保其必勝。況此孤城之中，四面又且無救，兵敗將亡，豈能取勝？元帥徒以一人角力，正如飛蛾撲火，有損無益。況今朝廷，內有讒臣之譖，使元帥戰死沙場，誰則知元帥一段忠心！為今之計，不如寫書納降，石珠必喜而重用，一則可以保滿城之生靈，二則元帥也不失為富貴，不知元帥意下何如？」來斯聽說，沉吟半晌，道：「此計不為無理，但我以堂堂丈夫而降於草寇，後以我為何如人？」居古道：「四海離亂，豪傑並起，得則為王，失則為寇，前日曾遣人去打聽，石珠手下眾將，都是英雄豪傑異能之士，將來事業也未可料；況洛陽攪亂，並州之地盡為所有，若據而守之，晉陽之士，都是庸愚懦弱之輩，誰能跨長江而與之爭力哉？」來斯聽了這篇說話，道：「將軍起予多矣！」於是卸甲下馬，便叫取過文房四寶，修下降書，就差徐居古到石珠營中投遞，城上插起降旗，將一應府庫錢糧俱封鎖牢固，以待石珠兵馬入城交割。正是：

只因天意啟神兒，卻使群賢來手降。

其時石珠催督軍士布起雲梯攻城，只見城上豎起降旗，便令緩攻，看其動靜，再作商量。說不多時，游騎來說報，城中差參謀徐居古帶有來斯書札，要見元帥。石珠便令進來。徐居古高足闊步走進營中，與石珠等眾人見過，坐於傍邊。說道：「來都督致意元帥，兵凶戰危，都督不忍一城生靈受困，情願納降，乞元帥暫且退軍，總督便當親至軍前相見。」說罷，便向袖中取出來斯的書札，遞與從人。從人呈上石珠，石珠接到手拆開一看，上面寫著：

太原總督大將軍來斯，致書於石元帥主後麾下：近者主後兵至，斯不自度德量力，稱兵拒戰，以至兵敗將亡，追悔無及。今者特遣參謀徐居古備陳款曲，情願納地歸降，不惟城中之生靈受福，亦元帥執貳舍服之正道也。惟乞裁酌。斯不勝悚懼待命之至。

石珠看畢，問徐居古道：「來都督之意，可是真的麼？」徐居古道：「來都督不惟兵力不足，亦且仰慕元帥盛德，誠心歸順，豈有不真！」石珠大喜，賞勞了徐居古，打發他入城，說道：「參軍可即入城報知來都督，我即刻退軍五里外，專候來都督到來，一同入城，不可有誤。倘有不實，我即時打破城池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徐居古唯唯連聲，辭了石珠，竟自入城去了。那石珠見徐居古去了，便傳號令，退軍五里下寨，以候城中消息。

只見到了日中，塵頭起處，來斯與徐居古、費廉三個人，竟至軍前下馬，俯伏待罪。從人報知石珠，石珠即忙同諸將出營，親自扶起，延入營中，各各相見已畢。石珠道：「來將軍見機識事，歸我大寨，管取共保富貴無虞也。」來斯稱謝道：「小將不自量力，妄拒大兵，今日相見，誠悔誠愧。」說罷，便請石珠入城，安撫百姓。石珠依言，即令拔大寨人馬入城。只有俞家軍因相貌怪異，入城恐驚百姓，只在城外駐札，其餘大小諸將，一同石珠入城。

不一時到了城中，竟入帥府坐下，兩傍侍坐大小諸將。來斯便將晉陽囿籌呈上，石珠命副軍師稽德收藏。一面安民，一面令城中大小官員參謁，仍守原職，就封來斯為大元帥，總督太原諸軍事，徐居古為軍師，費廉為鎮軍大將軍。其時，陳榮見來斯納降，也就順了石珠。石珠就封他為副都督，同來斯協贊軍中事務。眾人謝了石珠，退出帳外。石珠便叫師府排酒，與眾將賀功。其時堂上飲酒，堂下作樂，凡新舊諸將，俱各歡暢飲酒。正是：

兵戈已定華筵列，一將功成萬眾歡。

眾人飲酒到了半酣，只見總督太原諸軍來斯，鎮軍大將石宏，龍驤大將軍段琨，一齊出位俯伏說道：「小將等有一啟言，不知可否？」石珠道：「將軍等有話，便起來坐了，慢慢的講就是。」三人聽說，依舊起身就位，停了一停，慢慢的說將出來。三個人不約而同，有分教：

太原城內登王位，洛下君臣起戰爭。